金波湖——校园书香中的美丽湿地

本报记者 李振文 文/图

（26）

策划：李建宁 李振文 陈玲
本期执行：李振文

10月末的宁夏大学校园里，秋色斑斓，银杏叶黄得耀眼，金银木的果实红得像玛瑙……步入校门，沿着被秋色渲染的小径一直往东，金波湖便展现在眼前。这是一处银川为数不多的位于校园内的湖泊湿地，本辑“塞上湖城 大美银川”，就让我们走近金波湖，探寻它的故事。

金波湖的形成

金波湖位于银川市西夏区宁夏大学怀远校区内，湿地面积约14公顷。湖域南北向长于东西向，湖面有景观栈桥、古典亭阁，湖畔遍植垂柳，西侧建有半圆形的耀月广场，整个湖区自然风光优美，是人们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今天的金波湖，在昔日的新开渠（此段今已不存）以西，其东南不远处为西花园机场旧址（今西夏万达一带）。追溯金波湖在更早历史中的情况，这处老机场以及新开渠（旧称湛恩渠）是两处可参照的地标。1936年《宁夏省水利专刊》所附《宁夏全省渠流一览图》中，在“新城”之西湛恩渠流经地域，“飞机场”（即西花园机场）附近，皆为沙地地貌，没有湖泊的标注。

那么，金波湖出现于何时？看来只能在老银川人的记忆中探寻了。银川地名专家郑济洧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在宁夏大学读书，在他的记忆中，当时这一带已经形成湖了。“这一片属于低洼地带，容易汇聚各类水源，慢慢形成湖沼。比如过去防洪设施不完善，从贺兰山下来的洪水便会流到这一带，汇集在这些低洼地带……”郑先生分析道。

美丽的金波湖。

金波湖一角。

记忆中的“宁大湖”

生于1963年的银川人胡建平在原郊区银新乡盈北村出生和长大。他说，上世纪80年代，金波湖便在盈北村西陈庄（曾名盈北大队第九生产队）地域内，因紧邻宁夏大学，时称“宁大湖”。

在胡建平的记忆中，上世纪70年代，“宁大湖”规模远比现在大得多。湖西侧紧邻宁夏大学东围墙，南边到宁大附中一带，北边则伸展到今贺兰山路北。“小时候我常去那里放牛，水深的地方不敢过，我就拉着牛尾巴往过走。那时湖里长着许多芦苇，茂密而且高大，每年端午节，母亲都会让我去摘芦苇叶包粽子。冬天人们会去收割芦苇，芦苇是打帘子、盖房子的好材料。”

昔日的“宁大湖”中有很多鱼，常有钓鱼者光顾，附近还有很多农田种着水稻，灌溉稻田后的余水会排到湖里，这也是此湖形成的原因之一。“后来随着不断的开发建设，湖越来越小。记得大致是在上世纪90年代，‘宁大湖’一度还变干了，看着感觉很难过。”胡建平说，在他的印象中，现在的金波湖大致是在本世纪初重新挖浚的，面积规模虽不似当年，但已令他无比欣慰。

经历重生后的金波湖，此后不断得到治理和修缮。比如2016年，就曾对湖底进行清淤、防渗，对护堤斜坡进行基层整平、铺设细沙土等处理，并在上面铺设种植土，对湖的局部做跌水坝及跌水口，在湖边陈设石头景观等。正是在这一次次的治理中，这处校园中的湖泊湿地变得越来越美。

历史中的金波湖

在今天金波湖的东侧不远处，金波北街穿行而过。金波北街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仅北京路至怀远路一段（原规划名“经二路”），长600米，尚未与当时西北侧的“宁大湖”邂逅。1981年，此路以明代宁夏城（今银川俗称“老城”区域）东门外湖名命名，称“金波北路”。2002年7月，金波北路（今称金波北街）道路工程竣工，长度延至近1.8公里，行经今金波湖东侧。

如上所言，“金波湖”是个古地名，旧址在今解放东路与红花渠交会处一带，其地今立有遗址碑铭。古时的金波湖，在银川城东门（今清和街与解放路交会处附近）外的丽景园。丽景园为明代就藩宁夏的庆王朱栋所建，金波湖是此园林胜景中最具标志性的景观之一，是庆王接待朝廷钦差、宴请宾客和吟诗会友的地方。据《嘉靖宁夏新志》记载：“（金波湖）在丽景园青阳门外。垂柳沿岸，青阴蔽日，中有荷芰，画舫荡漾，为北方盛观。”

今天的金波街、金波湖皆以此古称为名，对于风光优美的金波湖来说，这也是一种与历史的美丽呼应吧。

如今的金波湖，作为大学校园里的一处美丽湿地，可谓既有自然环境之秀，更有文化诗意之美。“金波论坛”是宁夏大学品牌活动之一，围绕金波湖而举办的环保、体育等活动众多，而那些在金波湖畔留下的求学记忆更是烙印在数不清的师生心中……其景美，其名古，今天的金波湖早已融入所在的大学文化之中。

匠心

匠心独运——宁夏民间艺术闪耀山花奖

本报记者 王敏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近日，由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初评在广州市举办。来自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136件民间工艺美术精品竞相亮相，涵盖了木雕、石雕、陶瓷、刺绣、剪纸等多种艺术形式，宁夏有5件作品参加评选。这些由宁夏民间手艺人创作的优秀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备受关注，展示了宁夏民间艺术的特色和创作实力。

展现民间工艺魅力

“这次我是提前到了广州，精心布置完咱们宁夏的作品展位后，又协助布展师傅调整好服饰展厅的所有灯光。”宁夏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李政告诉记者，参评期间，他利用午休时间拍下大家所有作品的现场展出照片，再一张张发到微信群里，通过线上分享方式，让那些未能前来参展的宁夏民间手艺人了解展出实况。

李政说，这次宁夏有5件作品参展参评，每一件都是手艺人的心血之作。比如尺幅16米×0.6米的《二十四节气·我的宁夏情》长卷，现场展出时相当令人震撼。此长卷是宁夏农民画非遗传承人马春燕的倾心之作，作品巧妙地将二十四节气的写意之美、具象之真、图式之妙、色彩之艳等高光内容，通过24个精致的圆形图案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作品以独具宁夏特色的针法掇绣单面绣为主轴，巧妙融合了多种非遗元素，在配色与施线方面更是大胆地结合二十四节气元素进行了独具匠心的改进。

在介绍自己的这幅作品时，马春燕说，在制作过程中，自己应用了系列丝线套系色彩，传统针法如平针、乱针、套针、虚实针等相互交织打底。值得一提的是，作品上所用绣线为细腻的蚕丝线，在制作时将其劈分为四分之一，如此一来，颜色呈现出极致的逼真、自然与柔和之感。“用细丝线为底景，就是想让主画面更加贴近生活，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马春燕说，虽然自己没能到现场，但能第一时间看到现场展出的照片和视频，还是非常激动。

“这幅作品生动鲜活地展现了与人们生活紧密相连的二十四节气。在那巧手匠心的创造之中，不仅绵延着深沉的乡愁记忆，更流淌着温暖的亲情温情，宛如一条宽广的大河静静地润泽着生活，让人沉浸在这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浓郁的情感氛围之中，久久难以忘怀。”李政说。

李政介绍宁夏参展作品。

编织时代变迁图景

《彩绘蜡染贺兰山岩画》也是一部令人惊艳的艺术作品。作者鱼颖创新地将传统蜡染工艺与彩绘技艺融合，打造出由45个镶嵌式连体相框组成的系列作品。在视觉效果、画面构图和内容渗透方面均有突破，使岩画摆脱生硬之感，更具美感与活力。

岩画这一古老题材，展现了人类对自身价值的认同，以及对人生、大地和艺术的深沉热爱与执着追求。鱼颖说，自己在创作时，选用的是天然蜂蜡和植物染料，然后在棉织布上用心绘染贺兰山岩画。静静观赏完整的一套作品，每一幅都具有柔软的穿透力，让时间仿佛静止，瞬间之美被牢牢捕捉。“很像是在与远古的人类对话，这也是我想通过作品表达的一种意境。”鱼颖说。

而足足有20米长的剪纸长卷《黄河岸边我的家》，则倾注了张旺红、张云仙、周国霞三位宁夏剪纸艺人的心血和汗水。作品从荒山秃岭的窑洞、温饱不济的生活到现代气息的高楼大厦，充分展示了宁夏在时代变迁中的生动变化，见证了祖国的蓬勃发展。作品用微缩写实的形式讴歌了新中国在党的领导下日新月异的变化，更体现了宁夏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进程中的丰硕成果。“这个过程是一次合作，更是一次挑战，表达了我们对黄河的热爱，对家乡的热爱，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幅作品，感受到我们的诚意。”张云仙说。

套装红色云肩肚兜裙《绳韵繁花》也让人眼前一亮，宁夏民间艺人刘银宁将传统工艺与现代审美充分融合，作品设计精美，工艺独特，文化寓意深远。它不仅是一套衣物，更是承载了吉祥寓意、美观与祝福于一身的艺术品，成为连接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的创新桥梁，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续写非遗时代华章

《多彩毡韵·丝路新章》是李政挖掘自身手工记忆，根据非遗创新发展理念规划主导，由刘玉玖教授设计绘画，匠人李丹阳和宁夏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徐娟梅加工制作，4人联手创作的一件展现西北游牧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也是目前宁夏5幅作品中唯一一幅进入终评的作品。

该作品聚焦民间故事《柳毅传书》中的服饰，利用宁夏的羊绒羊毛资源，经过匠人们精心手工制作，历经十三道复杂工序而成。“制作过程中，李丹阳等匠人会唱起传统的擀毡歌谣，那个场景动人心魄，也为这一过程增添了一份艺术与美感。”李政介绍说，这件作品不仅保留了传统擀毡技艺的核心精髓，还融入了象征天地人魂魄情的蓝、绿、黄、红、白、紫等色彩，以及水波纹、曲线纹等多种具有深刻文化寓意的图案装饰，生动展现了丰富多彩的东方神韵、黄河几字弯的壮丽景色，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美好愿景。

而对于羊毛毡擀制这个技艺，李政介绍说，这是一项古老的工艺，是将羊毛纤维通过物理作用转变为紧密的毡状材料，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创作。卷帘擀毡是关键步骤，将羊毛卷起并用擀毡杖均匀擀制，从中心向外扩散压力，使羊毛逐渐毡化。

“擀毡过程中，需不断观察羊毛毡的变化，及时调整以确保厚薄均匀，并进行重压、摔打以增强毡的密度和强度。随后对羊毛毡进行修整，使其符合设计尺寸，通常会有15%~30%的缩水率。最后，通过熨烫使羊毛毡更加平整，晾晒去除多余水分，完成最终的羊毛毡制品。这个过程不仅考验耐心和技巧，也是对传统手工艺的一种传承和尊重。”李丹阳说。

目前，手艺人还在等待最终的评选结果。对此，李政说，无论结果如何，这次参展参评都给了宁夏民间手艺人一个很好的展示机会。“期待我们能在这个平台上碰撞出更多绚丽的艺术火花，让不同的艺术风格、不同的创作理念在这里交流、融合，激发出更加璀璨的艺术之光。”

人文

老照片里的宁夏

小坝汉延闸

郑文著/文 图片由郑文著独家提供

宁夏平原引黄灌溉工程恩泽千年而缔造出塞上江南的农耕文明，是中国最为古老的灌区之一，传承有序而继往开来。宁夏引黄灌区根据黄河流域地理特征，又划分为卫宁灌区和青铜峡河东灌区、青铜峡河西灌区三大灌区。其中河西灌区南起青铜峡，北至石嘴山，为宁夏平原最大的引黄灌溉区域。较早时，这片沃土之上便平行排列着唐徕、大清、汉延、惠农4大干渠，再辅以纵横交错的支渠、斗渠等，构成复杂而有效的灌溉体系。

笔者生于银川，自幼便对唐徕、惠农等古老灌渠名称耳熟能详。亦因外婆家世居于汉延渠畔，儿时自银川赴外婆家需穿越此渠，乃至今日依然能够清晰记得汉延渠春涨之旖旎景象，也记得夕阳中外婆家稻田环绕的村落间那袅袅炊烟与阵阵蛙鸣。

汉延渠，又名汉源渠，老辈银川人也将此渠简称汉渠（与河东干渠重名，为银川地区民间俗称）。汉延渠为宁夏平原古老干渠之一，自青铜峡黄河西岸开口，位于唐徕渠、惠农渠之间。据清代钮廷彩《大修汉渠碑记》称：“汉之有斯渠，殆元封太初（前110–101年）间。”始凿于汉代元封太初年间的汉延渠，开宁夏水利之先河，奠塞北江南之根基，澎湃奔涌两千年，造就塞上米粮川。

而根据1936年《宁夏省水利专刊》记载：“查本渠今自大坝乡之九道沟地方，开口进水，向东北流，经陈俊乡至汉坝乡之正闸，长凡二十里……自正闸至尾闸分为四段，共长二百一十九里，共计灌溉夏、朔两县田地二十五万六千四百余亩。正闸在汉坝乡，距渠口下二十里处，系三墩四空，墩空宽各一丈，高亦一丈许，全渠水量之大小，即以此处而标定，是为该渠之咽喉。旁建龙王庙，该渠之办公处，亦位于此。”

1948年拍摄的小坝汉延闸景象。

这幅拍摄于1948年的影像中，画面左侧可见水闸，即为汉延渠正闸。根据《宁夏省水利专刊》描述，此闸为三墩四孔，而影像中只呈现两墩三孔，墩为石质，上雕龙首。正闸右侧之建筑，即为已兼作汉延渠管理部门办公场所的那座龙王庙。此龙王庙为前卷棚、后硬山顶式土木结构建筑，为典型的宁夏平原庙宇，宁静而悠然地矗立在汉延渠的潺潺流水旁，见证着引水开源的灌溉奇迹，见证着长渠流润的农耕景象。而龙王庙正前方，也就是画面右下角所见水闸，为汉延渠退水闸之永庆闸。彼时汉延渠有三座退水闸，名为安定闸、永庆闸、新建闸。永庆闸位于汉延渠正闸前，系五墩六孔，墩宽一丈、孔宽九尺，高一丈。

百年前的小坝汉延渠渠首，不仅为青铜峡河西灌区引黄灌溉水利工程之枢纽，亦因风光秀丽且坐落于大道旁，而为彼时行走于宁夏平原的文人墨客观光游览、感怀山川之胜景。1919年，著有《西北丛编》、《西北旅行记》等著作的林竞途经小坝，并在所著《西北丛编》中记述：“下午仍南偏西行。未几，见道左有渠，即清渠也。二十里，道左有汉渠退水沟。退水沟者，备秋令农事将毕，余水不用，或遇大雨，渠水充盈，乃放之入沟，俾归纳于河之用也。五里，过汉榆石桥，即俗称小坝，有堡，居民二十余家，商店数家。河水北流，即入汉渠。东流，即入退水沟。此时水犹未冻，急流激湍，势如怒潮，颇呈奇观。桥北有碑二，其一剥蚀模糊，仅辨其额为汉榆桥记。”

汉延渠正闸桥前之永庆退水闸背面。（据1936年《宁夏省水利专刊》）

林竞虽为匆匆而过，但透彻地理解了退水渠存在的意义与作用。退水渠，亦为古老的宁夏平原引黄灌溉工程中不可或缺的智慧体现，其主要作用就是排泄灌溉渠道内多余水量，防止渠道溢流或洪水倒灌，保证干渠正常、安全地运行。而永庆闸为汉延闸的前退水闸，起到预先分流之作用。汉延闸之后还有退水闸，则为进一步控制干渠水量于安全区间所建。

1962年，水利部门兴建了汉（汉延渠）并唐（唐徕渠）工程，将汉延渠改由唐徕渠头闸引水入王家河，于王家河和西河汇流处堵坝，开新渠7公里，入大清渠故道，至九道沟下接入原渠，变无坝引水为有坝引水，从而有效保证了灌溉水量。所以，本文两幅影像中所呈现的昔日汉延渠渠首景象，自此成为往事。

至如今，历经裁弯取直、除险加固等一系列工程的实施，使得汉延渠渠身顺直，断面规则，比降合理，水流畅利。汉延渠干渠长度已达88公里，实际灌溉面积57万亩。古老灌渠在这片孕育了黄河文明的沃土间流润千年，如同奔流在锦绣山川中波澜壮阔的史诗，激昂地诉说着宁夏灿烂的历史与华美的今朝。